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八百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敏捷

夫言辭辯給應答無滯其敏捷之謂矣仲尼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又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其或備人君之切問預朋友之燕居剖疑析滯涣若氷釋解嘲答難森然鋒起或因枝而振葉或踵事以增華響應無窮言必

有中良足嘉也至夫嗇夫之利躁人之多貽如簧之譏致亂官之責亦所不敢取也

後漢戴寵年二十二為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寵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為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寵為顔回豈聞仲尼有撻顔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

張重日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郡小吏答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

魏陳登沛相陳珪子也呂布在下邳珪遣登詣太祖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我協同曹公絶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方解

王朗字景興太祖請同會啁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

折秔米飯也朗仰而嘆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後為司空

徐邈為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飲至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後文帝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吳虞昺字世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倜儻之志仕吳黄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郎

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

薛綜為謁者僕射蜀使張奉於太常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對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横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敢復列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

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一云費禕聘於吳陛見公卿侍臣皆在座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之都

諸葛恪父瑾面長似驢大帝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帝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帝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是以為優帝又大噱命

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帝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帝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帝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廐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帝嘗問恪頃何以自

娱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娱脩已而已又問卿何如滕胤恪答曰登階擷履臣不如胤運籌轉策胤不如臣恪嘗獻帝馬先鐫其耳范慎時在座嘲恪曰馬雖六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㑹有白頭鳥集殿前帝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有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鸎母未必

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位至

太傅

蜀張裔為益州郡太守郡耆率雍闓不賓縛裔與吳會

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孫權請

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

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

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猶賢

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

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徼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嘉裔之色裔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

晉阮籍文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有知母而不知

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如衆乃悅服

孫晧封歸命侯武帝嘗與王濟奕棊時晧在側濟謂晧曰何以好剝人面皮晧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晧譏焉

吳彥為建平太守吳亡彥始歸降晉武帝以為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晧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晧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

後帝又問彦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為亡國彦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為陛下擒此葢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彦曰君為吳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彦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

孫楚與王濟友善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後為馮翊太守

陸機字士衡入雒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荅云千里蓴羮未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識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耶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機位至平原守

陸雲性清正有才理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座華曰今日相

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彊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後為大將軍右司馬

王尼字孝孫初入雒詣東海王越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為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辟車騎府舍

人不就

祖納為大將軍王敦聞其賢遺其二婢而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輕於五羖皮耶

諸葛恢嘗與司空王導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耶恢後至尚書令

習鑿齒為桓温户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

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

戴逯字安丘處士逵之弟並驍果多權畧逵厲操東山而逯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逯曰卿兄弟志業何如逯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

王珣為僕射王恭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黙但問歲終何如耳

孫綽髙尚有志節所居齋前種一株松嘗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

曰楓栁雖復合抱亦何所施行

潘京字世長武陵人為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耶京舉板答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其機辯皆此類京位至泉陵令

周處仕吳為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業宮釃酒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處對曰漢末分離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有慚色

袁甫為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衍問甫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已西何以常旱壽陽已東何以常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彊邦一朝失職憤嘆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常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彊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喜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彊扶弱先疏後親則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矣觀者嘆其敏捷

孟嘉為征西桓温參軍人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
袁宏為大司馬桓温記室謝安嘗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治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别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嘆其率而能要焉
謝玄字幼度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

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之後為左將軍會稽史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貞姿經霜獨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帝悅其對歷尚書右丞

顧愷之為大司馬桓温參軍甚見親昵温薨後愷之拜温墓賦詩云山摧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

重溫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虞嘯父為侍中侍宴因大醉出拜不能起孝武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

王楨之字公榦猷之兄徽之之子也為大司馬長史桓玄為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為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劉邁為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嘗戲馬以矟拂仲堪邁謂玄曰馬矟有餘精理未足玄怒將殺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袪與邁為三故知不死玄甚喜

張天錫自梁州歸命封西平郡公會稽王導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葚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忌心

宋張敷為中書郎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

查何如梨敷曰梨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

顧覬之嘗於文帝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賊覬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位至吏部尚書

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孝武嘗勸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帝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帝即令顔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臣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

聖世何媿張子房帝甚悅衆生稱其辭意之美

沈懷文孝武嘗有事圜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旦風霽日色甚美帝升壇甚悅懷文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兹禮而膏雨迎夜前景麗朝斯寔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帝笑稱善後為廣陵太守

謝莊為左衛將軍孝武嘗賜莊寳劒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别爽後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劒所在答曰昔以

與魯奕別竊為陛下杜鄴之賜帝甚悅當時以為知言
孝武嘗謂顏延年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
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年答語語之
莊應聲曰延年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
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
韻答曰玄護為雙聲磝碻為疊韻其捷速如此
巢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為孝武立寺擬其名尚之應
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累遷

黄門侍郎

宗越爲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貍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

臣欽若等曰佛貍後魏道武小字也

殷叡字文子解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荆州以來無出卿右者叡歛容答曰殷侯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爲虚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

南齊褚炫初仕宋爲撫軍車騎記室正員外郎從明帝

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
皐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露
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游豫羣情便為
載懽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

范柏年初為州將劉亮使出都咨事見宋明帝帝言次
及廣州貪泉因問柏年卿州復有此水不答曰梁州唯
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廳讓之
間帝嗟其善答因見知歷位内外終於梁州刺史

崔祖思為刺史高帝既為齊王置酒為樂羹膾既至祖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炰鱉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蓴羹故應還沈祖思後為青冀二州刺史

王儉為吏部郎有客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嘐卒得職焉

王慈僧虔之子也謝鳳字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鷄之不得鳳也時人以為名答慈位至豫章內史

王敬則為太尉武帝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帝問此何言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尚書令史耳那得今日

虞長耀為員外郎王敬則初使虜於北館種楊柳後長耀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耀曰虜

中以為甘棠敬則笑而不答

周盤龍為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看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

范文季為散騎常侍領軍將軍武帝謂文季曰南土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當世稱其應對

周顒為太子僕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

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肴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如肴顒曰三塗六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

庾杲之為黄門吏部郎武帝酒後謂羣臣曰我後當得何謚羣臣莫有答王儉因目杲之後答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子輕所仰量時人雅嘆其辯答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

姓那得家家題名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雒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杲之後為太子右衛率

謝瀹性甚敏贍嘗與劉俊飲推辭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沉湎千日俊甚慙無言動俊父也瀹後為太子詹事

劉繪性通悟出為南康相郡人有性賴所居名穢里剌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

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默然不答亦無忤意歎其辯速

梁范雲初仕齊為竟陵王丹陽尹主簿時進見齊高帝值有獻白烏者帝問此為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

蕭琛仕齊為司徒記室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至桑乾還為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道固來使齊帝

讌之琛於御筵舉酒勸道固道固不受曰公廷無私禮不容受勸琛徐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座者皆服道固乃受琛酒

王瑩為尚書令性清慎高祖深喜之時有猛獸入郭帝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斂板答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武象來格帝大悅衆咸服焉

謝幾卿為西昌侯藻軍師長史将行與僕射徐勉别勉

云淮肥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

李膺為西昌侯藻主簿使至都高祖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何故對曰昔日李膺事桓靈之主今日李膺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

王份為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高祖於宴席問羣臣曰朕為有為無份對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高

祖稱善
曹景宗為右衛將軍嘗於華光殿侍宴武帝連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啟求賦詩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嘆不已約等驚嗟竟日
何敬容為侍中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災髙祖謂羣臣

曰此門制甲狹我始欲搆遂遭天灾並相顧未有答敬容獨曰此所謂陛下先天而天弗違時以為名對

夏侯亶為人美風儀寛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辯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内史辭日亶侍御髙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答曰是臣從弟髙祖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好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為能對亶位至平北將軍

蕭子顯為侍中髙祖嘗從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

若成衆史何覸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兹日以為名對

陳顔晃字元明為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宫學士庾信嘗使于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尚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答曰猶當少於宫中學士當時以為善對

後魏楊昱為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於雒陽東亭朝貴畢集詔令諸王送別昱伯父播同在餞席酒酣之後廣陽王嘉北海王祥等與播論議競

理播不為之屈北海顧謂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此非郎何得申二公之美也

邢巒為中書侍郎孝文因行樂至司空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樂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搆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

戀之此言其意不小

爾朱彦伯廢帝時為侍中帝譙彦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黄門郎竇瑗並侍坐彦伯曰源侍中比為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内當爾之時旗鼓相望㴒如天隅寧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昔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鉤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

北齊盧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之曰大

厦初成應聲答曰且得燕雀相賀又邢卲曽戲詢祖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卲甚重其敏贍

楊愔為吏部尚書典選令史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深自言愔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又魏收昔在雒京輕薄尤甚人號曰魏收鷩蛺蝶文襄曽遊東山令給事黄門侍郎元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

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彦理屈已倒遵彦愔字也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

王晞為丞相常山王并州刺史嘗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至臣欽若等曰相王王為丞相也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顔得不以魚鳥致怍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

元文遥為侍中子行恭少頗驕恣文遥令與范陽盧思道交遊文遥甞謂思道云小兒比日㣲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曰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

崔㥄為侍中其妹為博陵王妃婚夕文宣舉酒祝曰新婦宜令孝順富貴㥄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宋遊道為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

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聞之曰何時節作此聲固大癡遊道應聲曰何時節不作此聲固大癡

孫搴為散騎常侍搴學淺而行薄邢邵嘗謂之曰更須讀書搴曰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

後周長孫澄初仕西魏為征東將軍文帝嘗與太祖及羣公宴從容言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公宜各引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忽云匡救其惡既而出閤太祖深歎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

隋雲定興女為太子勇昭訓生長寧王儼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即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為敏對位至屯衛大將軍

麥鐵杖為汝南太守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為敏慧

唐蘇世長隋大業中王世充署為太子太保與偽將豆

盧寔俱鎮襄陽既降京師高祖誅寔而責世長來晩之故世長頓顙曰自古帝王受命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陛下應天順人布德施惠又安得忘管仲雍齒之事乎且臣武功之士經涉亂離死亡略盡唯臣殘命得見聖朝陛下若復殺之是絶其類也寔望天恩使有遺種高祖與之有故笑而釋之尋授玉山屯監後於玄武門引見語及平生恩意甚厚高祖曰卿自謂諂佞耶正直耶

對曰臣實愚直髙祖曰卿若直何為背世充而歸我對曰雒陽既平天下為一臣智窮力屈始歸陛下向使世充尚在據漢南天意雖有所歸人事足為勍敵髙祖大笑嘗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寔如聖㫖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唯蒙屯監即日擢拜諫議大夫

冊府元龜卷八百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八百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贇

謄録監生臣李玉瓚

冊府元龜卷八百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義

傳曰不爲義疚又曰義者天下之制也葢管氏以爲國維呂覽謂之事紀故在上者好之民莫敢不服者矣中古以還大道云喪邦之純德之士鄉鮮不貳之老巧智競逐媮薄日滋乃有秉操殊特挺志英果捐己以濟物

捨生而殉名急病讓夷解紛排難收恤惸獨保障宗戚歷屯夷而無改來急難而必赴不謀舊國不忘故君蹈危機以明節冒白刃而舒患觸類而長其流實繁皆本乎剛毅之存誠忠厚之成性藴至德於深衷彰盛烈乎所履用能孤風激於頽俗英名傳於遐世凜然之氣久而益振仲尼所謂聞而不徙者可憂見而不為者非勇斯亦感激於衰世而發論也

晉祁彌明為晉趙盾車右（祁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靈公欲殺盾

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仡然壯勇貌）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劒蓋利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授君劒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推殺之）趙盾起將進劒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躇猶超遽不暇以次）靈公有周狗（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謂之獒犬四尺意曰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彌明逆而踆之（以足逆蹋曰踆）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

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甲即上所道伏甲約勒聞鼓聲當起殺盾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欲趨疾走趙盾顧曰吾何以得子尤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恩於子耶非所以意悟曰子某時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桑傳道此者明人當素積恩德趙盾曰子名為誰後欲報之曰吾君孰為介介甲也猶曰我晉君為誰興此甲兵豈不為盾乎子之乘矣何問吾名之乘即上車也猶曰子已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吾名乎趙盾趨而出衆無留之者明盾賢人不忍殺也左傳載晉侯飲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馬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

董安于爲晉趙孟臣十三年孟怒邯鄲午遂殺之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壻父曰姻荀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臣）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俱見攻必傷害民）請以我說趙孟不可（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終史魚之言）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

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先發其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安于）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知伯荀躒）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韓厥爲晉卿景公之三年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絶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七年病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獨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

鄭國僑字子產爲相時鄭大夫伯有出奔許既而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子子皙之宗主）皆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襄公三十年）

鑪金宦於楚大夫子期會吳伐楚楚子敗奔隨吳人從

之隨人隨吳吳乃退鑪金寶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王使見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比王臣且欲使盟隨人辭曰不敢以約爲利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爲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爲盟主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子期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

吳句卑爲楚左司馬戌之臣吳伐楚楚子敗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司馬嘗在吳爲闔廬臣是以令恥於見禽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

失子可哉失不知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定公四年

伍胥父舉事楚平王太子建平王聽讒殺舉太子建奔鄭胥亦奔鄭鄭又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走至江江上有一魚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

徒百金劍邪不受胥遂奔吳竟破楚

張柳朔晋人范氏之臣王生惡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爲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也）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公家之事也）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爲吉射距晋戰死）

趙公子勝爲趙相封平原君先是魏齊嘗辱范雎已而雎相秦魏齊懼走趙匿平原君家秦昭王欲爲范雎必

報其仇乃佯爲好書召平原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

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之梁將見信陵君信陵君尤豫未肯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遂自殺虞卿困於魏

漢夏侯嬰沛人秦末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為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嬰證之移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高祖起沛嘗為太僕竟高祖以太僕事惠帝

鄭君者鄭當時之先也嘗事項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

故項籍臣名籍臣欽若等曰名籍謂令名呼項籍也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

欒布為燕將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布賢乃言於高祖請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帝召罵布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趣湯顧曰願一言而死帝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越

敗榮陽成皐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陔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帝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拜爲

都騎

卜式河南人初以田畜爲事弟奇忽請於式欲分財異

居式便脫身出唯取羊百頭遂入山放牧經十餘年十倍於初却買田宅居焉弟竒悉破其産矣式輙分與之後為御史大夫太子太傅

竇嬰封魏其侯為丞相免後竇太后葢疏不用無勢諸公稍自引而怠驁唯故齊相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丞相田蚡會宗室列侯而夫醉罵坐被繫嬰鋭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迕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

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仲孺灌夫字乃匿其家竊出上
書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武帝然之賜嬰
食曰東朝廷辯之竟以太后故嬰及夫皆棄市
公孫敖為騎郎與衛青友青娣子夫得入宮幸武帝皇
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之大長公主捕青因欲殺之
敖與壯士往篡之故得不死帝聞乃召青為建章監
孔車為主父偃客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
人視獨車收葬焉武帝聞之以車為長者

任安初居衛青門下時青與霍去病俱為大司馬青恩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安不肯去後為益州刺史

朱博與陳咸為友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獄下候司咸事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如名為驗治數百為被掠答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後至丞相

朱詡沛人為董賢吏為賢所厚賢死詡自劾去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以它辠擊殺詡

樓護為天水太守免初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原涉字巨先為谷口令自劾去官亡命歳餘逢赦出涉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

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此在里之中宅也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且㓗歸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賔客歎息曰人親卧地不收涉何必鄉此願徹去酒食賔客爭問所當得涉乃側席而坐削牘爲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昳皆會涉親閲視已謂主人曰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賔客往至喪家爲棺歛勞倈畢葬其周急待人如此後有人毀

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

云敞師事吳章章坐王莽子宇腰斬初章爲當時名儒

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

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

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

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

後漢馮魴湖陽人爲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叛乃聚賓

客招豪傑作營壍以待所歸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

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卿為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得全死無以為報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在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魴自是為縣邑所敬信後至執金吾

周嘉汝陽人仕郡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

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旣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孫堪河南緱氏人以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甞力戰陷敵無所迴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後爲侍中騎都尉卒官

第五倫京兆長陵人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往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後至司空

黄顒南陽人與李守相善王莽末守子通從光武舉兵守時爲王莽宗卿師通遣從兄子李之長安以事報守李於道病死守客知之欲亡歸顒時爲中郎將聞之謂

守曰令闕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
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
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
而顯爲請曰守聞子無狀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宫
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
首以謝大恩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
欲殺守顯爭之遂迸被誅

索盧放東郡人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

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令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寛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繇是顯名

趙憙爲更始偏將軍更始敗憙爲赤眉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携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强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

於道熹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
推之每道逢賊或以逼路熹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
入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饑困不能前熹見之
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
劉恭爲更始侍中會赤眉立恭弟盆子爲帝恭自繫詔
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傳都尉嚴本
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爲屯衛而實囚之
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爲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

始遣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禄往受之更始遂隨禄肉祖詣長樂宫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恭禄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先死拔劒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嘗依謝禄居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爲慮謂禄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禄使從兵與更始

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
而傷焉赤眉降恭爲更始報仇殺祿自繫獄赦不誅
劉茂爲太原郡門下掾建武二年赤眉二十餘萬衆攻
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墻藏空穴中
得免其暮俱奔盂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
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
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趨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
賴茂負臣踰城出保盂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

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

楊賢爲隴嚚刺客時杜林客河西林弟成物故嚚聽林持喪東歸旣遣而悔追之令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劉平爲郡楚守孫萌吏時平狄將軍寵萌反於彭城攻敗萌平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

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絶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

伏湛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麄糲悉分俸禄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

王青東郡人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吏與父

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夷與痍同竟不能舉及張酺爲東郡太守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臣欽若等曰秦漢以前尚右言居曹掾之上也

禮震字中威師事汝南太守歐陽歙歙在郡教授數百人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震年十七聞

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内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歆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歆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贓咎當伏重辜歆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絶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歆命書奏而歆已死獄光武嘉其仁義拜震爲郎中

高獲與光武有素舊師事歐陽歆歆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歆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

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

杜真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兄事同郡翟酺酺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酺繫獄笞六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

魏譚為饑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特哀念譚容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為諸

君嬰嘗得遺餘餘人家茹草菜不食我長公義之相曉
放遣得俱免永平中爲主家令
陳元爲歐陽歙大司徒掾歙建武中坐爲汝南太守贓
罪千餘萬死獄中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歙
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疋歙子復嗣
鮑永初爲更始尚書僕射建武十一年爲司隸較尉行
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
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

下拜哭盡哀而去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大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亡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一云永爲揚州牧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弟子孫

馬稜字伯威援之族孫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產毅卒無子稜心喪三年稜後至河內太守

朱暉南陽宛人爲郡吏太守阮況嘗欲車暉婢暉忤不

從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後爲臨淮太守坐法免建初中南陽大饑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嘗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望盛名未敢安之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舉手不敢答堪後仕爲漁陽太守暉自爲臨淮太守絶相聞見時南陽饑堪妻子貧窮暉乃自

往候視其家因分所有以賑給之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嘆息遂召之其義烈如此

李善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之蒼頭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邱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

湩推燥居温備甞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輙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史悉收殺之顯宗時善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李元家未至一里乃脱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任末少習齊詩遊京師友人董奉德於雒陽病亡末乃

身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縣是知名爲郡功曹辟以病免

張歆守皋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囚詰閤曰欲自受其辭歆既入解械飲食便發遣遂棄官亡命逢赦出縣是鄉里服其高義歆卒子禹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

廉范爲隴西太守鄧融功曹永平初融爲州所舉按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

恨之范於是東至雒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至蜀郡太守坐法免肅宗崩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

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
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門謝
而歸之世服其好義
陸續會稽吳人爲郡戶曹史刺史尹興行部見續辟爲
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
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明帝得其録有尹興名乃徵興
詣廷尉獄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
詣雒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

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遂得赦

鄧宏封西平侯收恤故舊無所遺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私乞與衣裘輿馬施之終竟

鄭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護視賑給之後至議郎

劉般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後至宗正

劉翊字子相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

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
子相也後故到頴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
後至陳留太守
任隗阿陵侯光之子嗣父爵清靜寡欲所得俸秩常以
賑恤宗族收養孤寡明帝聞之擢奉朝請
樂恢京兆人仕本郡戶曹吏太守張恂坐法誅故人莫
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
許荊會稽陽羨人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

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迎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絶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

李恂安定人大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塚墳持喪三年

陳禪巴郡人仕郡功曹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

爲人所上受納贓賂禪當得考無它所齎但持喪歛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筭五毒畢加禪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

載封濟北人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鄮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溫病卒封養視殯歛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歛見敬平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後至太常卿

王忳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病困

慇而視之書生謂忱曰我當到雒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絶忱即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忱前即言於縣縣以歸忱忱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忱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忱所繇得馬忱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於馬俱亡卿何陰德

而致此二物恍自念有葬書生事繇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恍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敢取又厚遺恍恍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恍休息自迎彥喪餘金具存恍繇是顯名後爲郿令

茨克字子河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克到前亭輒合車持馬還往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

繆肜汝南召陵人仕縣爲主簿時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肜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吏安帝初湛病卒官肜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肜獨留不去爲起墳塜乃潛穿井傍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肜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肜不受而歸鄉里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受業大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

雷義爲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論刑作義黙自表

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

順帝詔皆除刑

童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

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

楊賜爲光禄勲時崔實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斂賜與

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

楊康陳留人故爲太尉杜喬掾喬與李固被誅俱暴屍

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康聞之號泣星行到雒陽

乃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屍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康於是帶鐵鑕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斂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

郭亮汝南人年始成童遊學雒陽太尉李固爲梁冀所誅露固屍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亮乃左提章鉞右秉鐵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

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載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梁太后聞而不誅

董班南陽人少遊大學宗事李固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案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得守屍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

還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

裴瑜河東人察孝廉時太守史弼殺中常侍侯覽門生覽大怒遂詐作飛章下司隷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瑜送到崤澠之間大言於路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郡邸旅舍之寺邸也行賂

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較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邱洪曰昔文王牖里閎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寳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

孫嵩字賔石安邱人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繇德皆輕侮之京兆功曹趙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玹深毒恨後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逃避之玹盡殺岐家屬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嵩年二十餘遊市

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車帷令屛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漢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今日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後諸唐死滅國赦乃出後岐還太僕興平中南說劉表時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

孫斌爲衛相第五種門下掾種以斌賢善遇之種遷兖
州刺史時中常侍單超兄子康爲濟隂太守種按其罪
超積懷恨忿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
朔方太守稸怒以待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
友人同縣閭子直及髙密甄子然曰盖盜憎其主從來
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
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
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

俠客晨夜追種及之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
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
勁二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寃會赦得出
朱震爲太尉陳蕃友蕃被殺震時爲銍令銍屬沛郡聞而棄
官哭之收葬蕃屍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
門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
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
桓鸞沛郡人少立操行本郡太守向苗有名迹舉鸞孝

廉遷爲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之間高其義

桓典子鸞從舉孝廉爲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沛相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盡禮而去

傅燮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服後至漢陽太守

蔡邕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爲其義後至

左中郎將

申屠蟠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大學子居臨殁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封傳封書以傳送也累徵不至

景毅蜀郡人爲侍御史時李膺坐黨事死詔獄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録牒故不及於譴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茍安而已遂自表免歸

時人義之

許敬字鴻卿汝南人與同郡周伯靈爲交友伯靈早亡敬育養其子

范滂汝南人爲郡功曹坐黨事繫獄吏將加掠拷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篤郵吴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遂死獄中

荀爽爲郎中棄官去司空遠逢舉有道不應及奉卒爽

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後至司空

張儉山陽人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温乃傾財

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後至衛尉

賈淑鄉里有憂患者淑輙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

李篤外黄人中常侍侯覽上書告東部督郵張儉與同

郡二十四人爲黨儉得亡命止篤家外黄令毛欽操兵

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

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

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

欽歎息而去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脩與太守俱出擊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以身障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胡騰桂陽人為大將軍竇武掾武為中官曹節所害騰

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逬竄得全事覺節捕之急騰乃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震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為已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荆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為從事使還竇姓以事列上會表卒

朱雋會稽人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為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雋乃竊母繒帛為規解對母既失産業深恚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

初貧後富必然理也雋稍歷郡職太守尹端署雋為主簿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心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繇雋亦終無所言

廖扶汝南平輿人尤明天文讖緯推步之術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辟召並不應

王允太原人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

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
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瓆遂下獄死允送喪還平
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
兆溫爲京兆丞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以賑窮餓所
活萬餘人
趙戩爲司徒王允故吏允爲李傕郭汜所害莫敢收允
屍者戩時爲平陵令棄官營喪
訾寶爲射聲較尉沮俊督戰後與李傕戰死寶負其屍

而瘞之

張繡武威祖厲人邉章韓遂爲亂凉州金城麹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爲縣吏間伺殺勝郡内義之

公孫瓚遼西令支人爲郡小吏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雒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山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

拜而去觀者莫不嘆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

尾敦爲幽州牧劉虞故吏虞爲公孫瓚所殺敦於路刼

虞首歸葬之

陶升故内黄小吏也冀州牧袁紹討公孫瓚南還州郡

兵反與黑山賊子毒等共覆鄴城升在賊中有善心獨

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宋州門不内他賊以車載紹家及

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扞衛送到斥邱乃還紹到遂屯

斥丘以升爲建義中郎將

册府元龜卷八百一